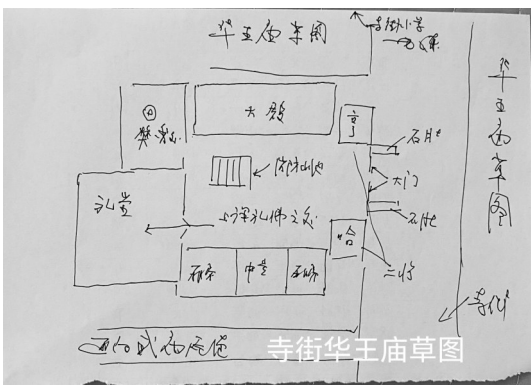


左起:目前的华王庙大殿门口,华王庙“一殿一卷”屋顶,寺街华王庙草图(管耘园绘)。



# 寺街华王庙

□安铁生

寺街南华王庙修复于2025年8月启动,引起南通市民的关注。

华王庙始建于元代延佑五年(1318),距今有700多年的历史。“华王庙初在西城外,续构城中寺街”(施宁《寺街》)。查阅光绪通州图及1928年、1947年、1948年出版的老南通市图,寺街西侧均注有华王庙,可见昔日它在市民中有一定影响。现仅存约原庙宇的三分之一,所留三间主殿,比其他寺街民居高大,为清代末年“一殿一卷”(又称“勾连搭”)格局。南通市文物保护学会理事许可在接受南通电视台《总而言之》的采访时说:“这前面屋顶样式是‘卷棚’,后面是‘硬山顶’,利于建筑高度在控制范围内进行深度延展拉大,否则屋顶要做得很高,这也是祖先的一种智慧。”

民国13年(1924)时张警曾捐资对华王庙进行了大修,民国34年(1945)重塑了文昌宫全部神像。

季修甫解释:“华王是什么人呢?华佗,三国名医,被曹操杀掉的。中国人对医生、特别是历代名医很尊重,以为他们死后会封王成神,继续为人们治病。”这也是南通先民供奉华王数百年香火不断的原因吧。

现在寺街47号的华王庙大门,朝东的门楣上有匾额,上书“华王庙”三个大字。门口左右有近一米高的青石鼓一对,颇为大气壮观;大门的左右竖框有对联一副:“三分医国手,万古济人心”;门框下面连有石座,石座内凿有凹竖暗槽,可安放近一米高的大门槛,早上提起以行走,晚上插入与门同时关闭,有利安全。

“进大门,南向是供奉华佗的正殿,北向是名医殿,东向正对大门的是文昌宫”(孙模,2004年5月25日《江海晚报》)。

华王庙正殿有孙启楣撰写的楹联:“忠于汉被冤,到今俎豆馨香,为问

权奸谁庙祀;书不秦而火,剩得刮摩煎洗,幸留神术续医经。”“华佗像(神龛)两旁有一付醒目的楹联:‘未剪曹颅千古恨,曾医关臂一时名’”(《南通市民族宗教志》151页)。

“正殿供奉华王大帝,左右有侍童,两旁将官、千里眼、顺风耳、药童、诊视功曹、文判官、鸡虎猴鹿、痧症二神、二郎神、斗姥、猴神(行身)。名医殿除西边供眼光、东边供胸神、猴神外,正面供十大名医,有华佗、孙思邈、扁鹊、李时珍、张仲景、王叔和等,一米多高的泥塑像……文昌殿居中,供奉文昌、关帝、吕祖,两旁为朱衣、金甲、黄卷、魁星、张仙等神像”(《崇川区文化遺產名录》下册,256页)。

我老家曾住不远的石桥头巷,父亲的《安颂谏札记》提到20世纪20年代自己在寺街华王庙隔壁宅宅参与办《通海新报》。我上小学时进华王庙看过,好奇心所使,只记得有千里眼、顺风耳、猴神等。

华王庙里还供奉有崇川道士外科大医陈实功。“明末通州籍外科名医陈实功也占一席座位。这些受供之名医为一米多的坐像,像前有木主,写有朝代和姓名。据传吕洞宾在军山度陈实功登仙未成,戏摸陈‘鬼脸儿’,致使陈的胡须呈半白半黑,名医殿陈实功的塑像也如此,笔者多次想睹其容,惜为杂物所挡,而终未能证实”(孙模,2004年5月25日《江海晚报》)。

“华王庙又称药王庙,有很多写着医生名字的木牌位,其中有我们南通明代的陈实功”(《季修甫文集》下册280页)。

古来华王庙的“仙方”(民间又称“秘方”)也是独一无二的,曾有珍贵的明万历年木刻药方,它分内外科签筒用。内科100签,外科64签,每签首先用七言绝句,概括了病因、药性能力及适应病症。由四到五味中药组成。

笠簿木刻板的序文,载该签药方系郡人陈实功(字毓仁)撰献。南通道教协会原会长陈济焯说,包括陈实功像在内的“十三尊塑像极其精致,神态栩栩如生,解放后国家文化部门领导在市文化部门管劲丞陪同下多次来庙视察,对十大名医的塑像称赞艺术高超,要好好保护……可惜在1958年7月献庙,神像全部被毁,仅留后面三间给道士冯成章居住,先后被改做芦苇厂、帽子厂、织布厂、鞋子厂”(《南通道教源流与变迁》96页)。

孙模介绍说“华王庙中留给笔者印象最深的是正殿里供奉的猴神,其像高不过0.5米,有一个写实的猴首,身披红绸,看上去像穿着红衫,像前香炉里的香灰多得容不下。南通有人相信此猴神能催生,每逢产妇生产不顺,其家便到华王庙迎猴神回去供奉,产妇便能转危为安,然后再送回庙,酬以香火费,入道士囊中”(2004年5月25日《江海晚报》)。

其实在华佗故里淮郡(今安徽亳州)东北23公里,有永城市龙岗乡华佗村。当年该村前任村支书,73岁的关开运老人说:“这里的古华佗庙规模较大,庙里有座1米高的紫铜色华佗像,村里相传华佗像能治病,谁家有了病人,把华佗像‘请’到家里(烧香许愿后把华佗像抱回家),病人很快就会好了。真可惜,‘文革’时,华佗庙被破坏了,华佗像被人偷走,华佗故里确认一时陷入困境。”

南通寺街华王庙的猴神,有什么历史渊源呢?胡适、陈寅恪、季羨林等史学大师都认可齐天大圣孙悟空的原型,来自印度最古老叙事诗《罗摩衍那》里的猴神哈奴曼。印度的风神“Vāta”与华佗同音,是一位如风一般为病人奔走治病的医神,据说猴神是华佗的儿子,是否与南通华王庙有关只待专家们考证了。

华王庙王尧年道长求雨的民间故事,曾在通州城流传很广。据《光绪通州志》卷末记载,通州久旱无雨,田禾枯萎,恭请城中寺街华王庙王尧年道长求雨,以解久旱之苦。那天烈日炎炎,他将一口大水缸置放在郊外,取来一面大镜子,架在缸口的上方,用红色布巾绕镜框形成环锁的形状,然后登上法坛调运正气口诵咒语,并画一道符,系扣于鸟的翅膀,鸟振翅朝西飞去。隔夜通城大雨滂沱,久旱降甘霖,百姓欢呼,田禾被滋润碧绿。传说王道长行事谨慎,不轻易用法术,他一生中仅三祷施法求雨,都有灵验。当然这传说体现了人们的美好愿望。

有趣的是,南通人旧时称清朝以前外圆内方的铜钱叫“华华钱”,称寺街华王庙叫“华华庙”,都这么说。华王庙地处市中心,且都是供奉名医,是追求健康生育长寿的独具特色的道观。“解放前后南通市中医界每年夏秋来此轮流施诊。”(《南通市民族宗教志》151页)南通名医喜仰之、喜左泉、马鼎庵、周筱斋、姚燧如、陈海如等十多位医师轮流义诊,不但免费为贫苦市民治病、针灸,遇有特殊困难的病人,医师们也纷纷解囊相助。而且医师们认为能在华佗殿前义诊,另有一种骄傲的感觉。

但是寺街华王庙不是药王庙,南通老药王庙在城南环城南路南侧。张警《柳西草堂日记》谈到南通三叔父张彭庆购下明外科名医陈实功故居的一部分、张警纪念馆内遗存的曼寿堂西隔壁,为陈氏捐建的药王庙。1925年4月2日,《通海新报》载张警一首诗,序曰:“故药王庙前有鸡栖树,数百年前物也。六十年前尝戏其下。今庙徙,建因树斋,诗以纪之”,所以“因树斋”即药王庙原址,现部分建筑成为南通市张警研究中心办公所在。

# 李鸿章曾在四甲创办“东渐书院”

□陆遥

在四甲镇镇区,有一条南通到启东的老通吕公路穿镇而过。镇区的东侧,曾是明清时期盐运枢纽,如今又因一座百年的书院而闪耀着独特的文化光芒。东渐书院,后演变为现在的四甲高级中学,这座由晚清重臣李鸿章捐资创办的教育机构,不仅是通东地区近代教育的发源地,更是见证了中国传统书院向现代教育转型的历史轨迹。

同治七年(1868年),东渐书院奠基。三年前,这里曾因盐民暴动引发腥风血雨,数千盐民因反抗官府与盐商的土地侵占而遭镇压。这场惨案成为李鸿章心中难以释怀的隐痛,也促使他决心以文化教化来改变武力镇压带来的恶果。书院由李鸿章提议取名“东渐”,典出《尚书》:“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书院创办初期,李鸿章、通州知州梁悦馨、余东典商及灶户纷纷捐银,形成了稳定的办学经费来源。首任负责人由李鸿章幕僚范当世担任,这位后来成为南通教育奠基人的学者,将书院定位为“通东文化启蒙之地”,开设经学、史学、时务等课程,打破了传统书院重科举轻实学的窠臼。

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颁发《奏定学堂章程》,宣布改书院为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为东渐初等小学;民国三年(1914),张警与兄长张警曾捐资三千元,将东渐初等小学及东侧东岳庙改建为南通第三高等小学。民国27年(1938),日寇侵占四甲,校舍被占。

1951年,通东地区第一所初级中学——私立余中初级中学在原东渐书院旧址建成开学,1960年改为海门县四甲中学,书院原有房屋建筑已全部拆除,目前仅存石碑两块。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这里已成为占地百亩、拥有30多个教学班的江苏省四星高中——四甲中学。尽管原有建筑荡然无存,但“东渐书院”的精神血脉依然遍布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新中国成立后,书院旧址成为通东地区教育发展的缩影。四甲中学继承“经世致用”传统,在国防教育领域独树一帜。2024年,学校国防教育馆被评为全国中小学国防教育示范学校,成为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的典范。

从盐民暴动到教育重镇,从传统书院到现代名校,四甲与东渐书院的百年历程折射出中国乡村教育的沧桑巨变。它既是通东人民追求知识的精神图腾,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化的生动样本。



# 海安的缫丝厂

□程太和

如果有人问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海安工业的特色,海安人一定会说:一黑一白。一黑,指的是海安的机械工业;一白,指的是海安的缫丝行业(也包括棉纺业)。

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是海安农村栽桑养蚕发展最快的时期。与此同时,也带来了海安缫丝业的发展。1966年,海安曲塘镇蔬菜大队办起蚕茧加工场,负责人徐德本带领顾金悦、孟美英等人去常州后余镇缫丝厂学习土法缫丝。是年,该厂从苏南购回一台脚踏式木车缫丝机,另有一只铸铁大锅,生产绞生丝(即土丝)。不久,该厂仿制出10台木丝机,加工场发展到50人左右,分三班作业,为南通地区外贸部门加工生产土丝。海安县缫丝工业由此起步。1968年,曲塘蚕茧加工场改名曲塘“五七”缫丝厂,安装16台立缫机,生产农工丝,为全县最早的白厂丝。

1969年,海安县投资创建国营海安丝厂,地址选定在县城西南郊小焦港河西侧的镇南村。国营丝厂生产的白厂丝被省丝绸公司评定为优质产品。女职工张金霞、王宏珍被评为全国缫丝操作能手,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朱爱琴、魏建春被评为省单项操作能手。80年代中期,江苏省缫丝行业第五届操作运动会在海安丝厂举行,该厂唐永珍、耿忠秋、朱爱琴、魏建春4名职工荣获操作能手称号。

1970年,海安县西场、张墩、营溪等公社相继建成缫丝厂。1971年,角斜、南莫、仁桥、胡集4个公社建起缫丝厂。此时社办缫丝厂拥有的立缫机均为20台。是年,全县9家缫丝厂共有立缫机232台/4640绪,全县生产白厂丝30吨,农工丝35吨。1975年,全县共有立缫机372台/7440绪,生产白厂丝32吨,农工丝77吨。1976年,国营海安丝厂新建两组自动缫丝机,为苏中、苏北地区最早安装自动缫丝机的厂家。1979年,全县生产白厂丝57吨,农工丝90吨。1983年,南莫缫丝厂首次生产出19/22D梅花牌白厂丝,受到省外外贸部门和无锡商检局的通报嘉奖,不久又生产出24/26D、27/29D两种特殊规格的高等级生丝销往美国。1984年夏,角斜缫丝厂安装双宫缫丝机40台,生产的梅花牌双宫丝被省丝绸公司列为定点出口产品。1985年,省丝绸公司定点国营海安丝厂以及南莫、曲塘、胡集、仁桥5家缫丝企业生产梅花牌外销白厂丝。当年,全县生产蚕丝628吨。南莫缫丝厂生产的梅花牌JTE白厂丝荣获省优质产品证书。1987年,省丝绸公司增加西场缫丝厂定点生产梅花牌外销白厂丝。由于原料市场充足(海安县是全省最大的蚕茧生产县),生产加工能力又强,此段时期,海安县缫丝行业在南通地区首屈一指。80年代后期,海南、北凌等乡镇也纷纷办起了缫丝厂。1990年,曲塘缫丝厂率先生产2档6A级、4档5A级白厂丝,6A级出口生丝填补省内空白。此后,南莫、胡集、西场等缫丝厂也相继生产出5A级以上高等级生丝。是年,全县生产蚕丝1034吨,其中白厂丝963吨。1991年,曲塘、西场、胡集、仁桥、角斜等缫丝厂的梅花牌白厂丝荣获农业部优质产品称号,梅花牌双宫丝被评为省优良产品。1992年,全县10多家缫丝厂职工人数近8000人,固定资产原值3490万元。主要生产设备有立缫机2438台/48760绪,自动缫丝机240台/4800绪,双宫缫丝机144台。生产的双猫牌土丝、梅花牌白厂丝、梅花牌双宫丝等优质产品,出口印度、日本、俄罗斯、美国、西欧等国家和地区。全年生产白厂丝1177.8吨,双宫丝47.1吨,土丝31吨。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2.12亿元,利税1254万元。其中产值超千万元的企业有国营海安丝厂和仁桥、南莫、胡集、角斜、西场、张墩、曲塘、营溪9家缫丝厂。



# 抗战记忆

## 抗日红村通州于家坝村

□陆子森

我们所说的粟裕将军曾经住过的于家坝村在骑(岸)(二)窠公路路南。粟裕住宿的地方叫陆成德大园,陆成德的孙子陆中民(工作后改名叫陆仪)从十总中学退休,他曾给我讲了诸多粟裕住到他家大园上的故事。上图左起:新四军一师三旅指战员在通州于家坝村黄家大园做反“清乡”备战动员;粟裕住过的陆成德大园遗迹现存的老墙根;有老人指认说是粟裕曾经用过的圆桌(现存陆成德曾孙、十总镇退休教师陆纯一家中)。

1942年秋。由于新四军1师主力驻扎在骑岸、十总、二窠一带,鬼子伪军不敢轻易前来骚扰,农民们对金秋的收获满怀希望,一时,那些菱角、花生、黄豆、玉米、大方柿等时鲜农产品,甚至还有鸡蛋、鱼虾、大米和猪肉等,不断地送往部队驻地,部队在实在推卸不了的情况下,往往都按市价付款,各乡村传出了诸多军民鱼水情深的佳话。

粟裕师长和警卫班的战士们住在陆成德大园(在十总镇于家坝村西部)上。陆成德大园住着陆儒鸿、陆儒逢兄弟俩,他们都是尊崇“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的庄户人家。老大陆儒鸿的夫人黄云仙为高小毕业生,老二陆儒逢的夫人顾学修早年毕业于南通女师,嫁到陆家后,长期在乡间相夫教子,乐善好施,在乡邻中多有好评。

粟裕刚住进来时,顾学修要将朝东北头自己的房间让给师长居住,粟裕微笑表示他和警卫班住那几间东厢房,工作联系起来更为方便,又礼貌地打招呼说驻扎在这里已经烦扰大家了,谢谢大家的好意和盛情。

秋熟收获时,陆家妯娌俩总是惦记着住在大园上的警卫班战士们,她们就将新煮的花生和新榨的黄豆油等送到伙

食房,炊事班长说什么也不肯收下。顾学修表示大部队在打日本鬼子,能打胜仗,老百姓就高兴,不要见外,请对方收下这一点小心意。粟裕闻讯从办公的厢房里走出来,笑盈盈地致谢,并表示这些东西收下,待会结账付钱。顾学修赶忙解释说,新四军东奔西走很是辛苦,出家人死令人崇敬,老百姓送一点自家田里长出来的农产品,是表表心意,钱肯定是不收的。粟裕微笑了。

查阅众多史料过程中,我发现,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初,苏中反“扫荡”的几场重要战斗,都是由粟裕将军谋划的,而谋划的主要地点,就在于家坝村陆成德大园那间东厢房里。

为了挫败日伪即将对苏中三分区实行“清剿”的阴谋,粟裕等决定攻打石港伪军据点,那里距离三分区较近,啃下这块所谓“坚如磐石,固若金汤”的“硬骨头”,可以“敲山震虎”。战斗发生在1942年夏,在我军勇猛进击和政治攻势下,战斗胜利结束,共歼伪军1个团,俘敌数百人,缴获轻重武器数百支(挺)。石港攻坚战打乱了日军对苏中根据地的“清剿”计划,极大震慑了各地的日伪军。

粟裕在陆家大园朝东那间厢房里运筹帷幄,还组织了海门袭击战,如西反击战等,同时,也策划了苏中根据地的西线的多次出击,打得日西南浦叫苦不迭。为了消灭新四军主力,南浦一面给南通

日寇增兵,一面下达死命令限期消灭新四军一师主力。1942年中秋前夕,盘踞在三余镇的日军大队长保田中佐获悉新四军主力在通中十总、二窠一带驻扎,就趁新四军忙于过节的机会前来偷袭。结果,在粟裕直接指挥下,新四军在二窠谢家渡又重创日伪。《中国抗日战争全景录》记载:“9月26日凌晨,谢家渡战斗结束。新四军总共击毙保田以下日军92人,俘虏3人,伪军被毙及俘虏300余人,这是当年苏中一次性歼灭日军最多的战斗。在缴获的战利品中,仅日军军官随身所用的指挥刀就有4把,另外还有手摇步话机和接收器。”战斗的谋划就是在陆家大园朝东那间厢房灯下完成的。

鲜为人知的是,1943年2月,粟裕还在于家坝村谋划了攻打曹埠伪军据点的战斗。曹埠在十总西北20余里,驻军伪营长徐容是日军的忠实走狗。攻打曹埠据点的战斗,由新四军苏中军区特务一团团长张震东指挥,张团长负伤后,粟裕亲临前线直接指挥,这一仗消灭伪军200余人,打乱了日伪“清乡”部署,锻炼、提高了新编部队的战斗力。

在那个时段,于家坝村的陆家大园充满了激烈的抗战气氛。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创办的骑岸中学在这里开班,南通儿童工作队在这里进行培训,还有,粟裕将军常在这里给新四军干部上课。据

当时参加听课的前辈回忆,粟裕总能高瞻远瞩,联系具体战例深入浅出剖析,讲课饶有风趣,通俗易懂。谁能想到,于家坝村那些简陋的教室里曾留有共和国十多位开国将军和地方首长的身影,至今,十总中学校园烽火亭顶部悬挂的红木匾额,上面刻的是夏征农、梁灵光、顾尔钢、林克等老前辈的墨迹。

陆成德的孙子陆仪(陆中民)那时才十二三岁。看到粟裕每次匆匆回到大园上的东厢房后,不是在埋头看书,就是在地图前仔细比量着,他觉得这位首长真是很爱学习。粟裕的警卫班的战士们喜欢唱歌,陆中民常在旁跟着学唱,半年多下来,他也能熟唱20多首抗战歌曲了。

新四军的报国精神和良好风纪深深感染了陆家大园的人们,三年后,陆家妯娌俩就分别把自己刚成年的儿子陆中坚、陆中敏送去参加了新四军。后陆中坚在山东渤海区战斗中牺牲,为人民解放事业捐躯成为烈士。陆中敏当了炮兵,在解放战争和朝鲜战场上大显身手,新中国成立之初当上了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团长。

1943年春,苏中反日伪“清乡”形势紧迫,粟裕等苏中区领导在部署检查备战情况后,带着部队和机关转战东台地区。将军虽然远行,然而,他住在通州于家坝村留下的故事却长留在人民的记忆中。